

紫色的月亮

(香港) 岑凯伦



紫色的月亮

作 者：(香港)岑凯伦

责任编辑：王 妍

责任校对：马云燕 李超英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 刷：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 数：158千

印 张：7.375

插页：2

版 次：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312-4/I·311

定 价：2.9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高级咖啡座。

“热鲜奶。”梦诗说。

左天培要了爱尔兰咖啡。

梦诗轻轻掠着头发，拉一拉身上那纯白中东式上装，一副优游的样子。

“你有多少家当？”她弄着桌上的拖鞋兰，看都不看他。

“问这些干什么？想知道我够不够钱娶你？”左天培捉弄人是一流高手。

“不敢说，怕我打你的坏主意？”

“还没有分家。不过我的私人户口有几百万，你妈咪要多少礼金？”

梦诗冷冷一笑：“几百万太少，你起码应该有几十亿。”

“怎么？你还会看相？”他惊叫。

她扬扬眉毛：“学过功夫没有？”

“学过，五岁就学空手道，十八岁是黑带三段。好久没考试，应该是四段了！”

“以你的行为，身手装备，最适合做黑社会头子，做了大

哥，钱，当然滚滚而来。”

“啊？啊……”左天培放纵地笑，“你真看得起我，叫我一声大哥。不过，我不大喜欢做坏人，你知道的，我最有兴趣做善事。”

“送衣服去老人院？”

“这只不过是借花敬佛罢了！”

“专门安慰寂寞芳心，爱情大平卖？”

“我这个人什么都爱，就是花不起感情。抱歉，小姐，恐怕令你失望，我从来不舍爱情，我很吝啬，是不是？”

梦诗轻蔑地瞄他一眼：“你多少岁？”

“二十八岁。很老？要不要查我的时辰八字？”左天培一脸轻浮，“对亲家？”

梦诗用食指轻敲额角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星期二，十七日。”

“你要记着这个日子，因为，今天我走好运。而你，左天培，哈哈，记牢了！”

左天培正要说话，梦诗出奇不意地把她面前一杯满满的牛奶由左天培的头上淋下。

梦诗迅速拿起手袋离去。

“CUT！”导演满意地大叫一声。

“收工啦！”月亮跳起来，走到导演身边，“我怎样？还OK吧？”

“不OK我不会喊CUT！你演得不错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，公司有眼光。”

“谢谢导演！”月亮开心地去卸妆，她最怕化妆品在脸上。

洪伟在她镜子里出现：“嗨！”

洪伟斯文白净，他饰演程世浩。

“你不见了一只耳环？”

“是啊！那耳环好有纪念价值，我找了半天。”

“谁替你找到了，你都请他吃饭？”

“绝不赖帐！”

“耳环给我找到了，是不是这只？”

“呀！正是。”月亮好开心，把耳环一手拿回，“乖乖，终于把你找到了！”

“把吃饭改为今晚消夜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应该的，我洗把脸便去。”月亮爽爽快快。

“见者一份，”华坚说，“等我！”

“不行！”月亮煞有介事，“你现在是我仇人，势不两立！”

“但你最后还是要跟我谈恋爱！”

“到时再说，现在不能破坏情绪，你还是把牛奶抹掉。洪伟我们走！”

月亮用钥匙开了门，客厅只有几盏壁灯，十分昏暗，走进去，饭厅的亮光透出来。

月亮走进饭厅，王子乐果然坐在饭桌旁，闭上嘴显然不高兴。

她放下手袋、钥匙，走过去用两条手臂交叉围住他的脖子，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：“我回来了！”

“你今天的通告到底是几点？”

“零七至二十。”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他还是冷冷的。

她看看表：一点半。她吐了吐舌头。

“你还答应回来陪我吃消夜！”

餐桌上果然放了两盅炖品。

“对不起，今天是出了小小的意外，我要请人吃消夜，大头虾，又忘了打电话回来跟你说一声！”

“你的小小意外也未免太多了。我没下妆就赶回来，结果等了大半天，你到底又和哪一个男人去消夜？”

“你不要生气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”她拉把椅子坐在他身边，好言好语，“吃过中饭补妆，我发觉不见了一只耳环，那双耳环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，当时我急死了，找了好一会，拍到我的戏，不能再抽时间，我就对大家说，谁找到耳环我请他吃消夜。结果华坚找到了。我得回心爱的耳环，是否应该请他吃消夜？”

王子乐面皮放松了：“你吃饱了，玉姐的炖燕窝你不吃？”

“你一个人吃，冷了没有？要不要叫玉姐热一热？”

“玉姐刚热了拿出来不够一刻钟，别吵她，她已经睡了。”王子乐很重视他的乳娘，“你还不去洗澡？”

“你慢慢吃。”月亮又吻他一下，才离开饭厅，回到睡房去。

那是她和王子乐的套房，她脱掉外衣，拿件粉绿睡袍进浴室。

月亮由浴室回睡房，王子乐已经靠在床上看剧本。

月亮坐在床边，一拉头上的白毛巾，长发就如瀑布似地泻下来。月亮用毛巾擦几下头发，就要躺下床。

“玉姐怎样说的？”王子乐马上放好剧本制止她，“湿着头睡觉，年纪老了会头晕头痛的。”

“玉姐年纪大了，她那一套落伍了。”

“你怎可以这样说她？”王子乐拂着她的头发，“你承认不承认，她也很疼你！”

月亮努努嘴，点了点头。

“快拿吹风器来，我替你把头发吹干。”王子乐这个人，完全不浪漫，但是，的确很关心月亮。

他一边跪着为她吹发，一面训导她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圈子并不如外面看的那么简单，复杂又肮脏，你怎么不听话？”

“我又没有行差踏错，又没去应酬那些公子哥儿。”

“但你在片厂嘻嘻哈哈，跟这个玩，和那个闹，你为什么老长不大？”

“我是不太嘛！才十九岁，不，十九岁还不到呢！”

“十九岁还算小，黄宝宝才十六岁，就比你成熟！”

“当然啦！她是童星，入行差不多六年，我入行才一年，不，一年不到。”

“总之，圈子里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。你随便跟人玩，别人误会你放电。”

“我是现在最年轻貌美的演员，就算我不放电，他们也会象苍蝇那样黏上来。大家一同演戏，开开玩笑，玩玩打发时间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又不会玩呀玩地跟了他们，拍戏嘛！”

“你不是和我演了一套戏，就住进这儿来的吗？”

“怎能拿你和他们比？”月亮转身面对王子乐呱呱叫，“你是我的偶像，迷了你五六年。我还记得你第一套片叫《百变英雄》，那套片一推出，人人赞，天天满座，我们学校的女生，差不多都成了你的影迷。我被同学拉去看了一次《百

变英雄》，马上被你迷住，以后天天下课看。你拿了影帝奖重映，我又再看，一共看了十一次。”

“十一次，不闷吗？夸张！”王子乐拿起她一束头发扬起吹。

“真的，我发誓！”她举起三只手指，好认真，“我从未见过一个男孩子象你这般俊朗不凡，英明神武，你在《百变英雄》里的造型，哗！好帅好有型，一出场就把气氛带出来，迷死女孩子！”

王子乐转她的头，替她吹脑瓜顶。

“我的房间全贴满你的照片、海报，连课本也夹有你的相。我既然是你的痴心影迷，又有机会和你同演一套戏，我当然缠住你不放手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第一次在记者招待会看见你，我呆了，哗！偶像就在眼前，我兴奋得几乎晕过去。

王子乐被她逗笑了，他捏了捏她的脸：“怪不得星探会看中你，口甜舌滑，表情又多。”

“你笑起来好迷人！”月亮用手指点他的酒窝，他平时不笑是见不到的。

王子乐抚遍她的头发，关上吹风器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那些记者都说你笑起来很性感，我就搞不清楚什么叫性感，只是喜欢看见你笑。”

王子乐双手抱她，把她放到床上，两个人面对面，中间只隔一线，月亮仰起脸用嘴吻吻他的唇。

“你明天的通告是几点？”

“零七至十八，比今天早，你呢？”

“我明天拍通宵，不回来睡觉。你收工乖乖地马上回家，

我叫玉姐炖汤给你喝。”王子乐吻她的脖子，她嘻嘻笑，“答应我不要趁机 and 别的男孩子出去疯！”

她笑得软了腰：“答应你可以，但你要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性感？”

“你还会不知道吗？”王子乐搔她，“坏女孩……”

爱诗由外面进来，梦诗在大厅里，她那张冷上加冰的脸，令爱诗不安。

“大姐回来了没有？”爱诗厚着脸皮。

“我正想问你！”梦诗冷冷的声音。

“问我？我刚由菲律宾回来，我怎会知道？”

“你一回来，就和霍英平在一起。”梦诗的说话毫无感情。

“别开玩笑！我和霍英平前前后后只见过一次。”

“二姐，不要演戏了，你们的事，我都知道，”梦诗冷哼，“你还是赶快招供吧！”

“招什么供？简直岂有此理！”

“CUT！”

听导演的声音，就知道导演不满意，要再来，月亮有点慌，怕错在自己身上。

导演走到饰演爱诗的演员——蔡妮的面前，跟她说话，示范表情。

月亮没有走开，留心看蔡妮错在哪里，自己警惕，不要重犯。

结果连续TAKE了三次才收工。

回化妆间，蔡妮大骂导演。

“他发神经，走火入魔，说我心不在焉，说话没神气，是

他聋了！”蔡妮边踢椅子边骂。

“他向来都是吹毛求疵。”她的死党珠珠安慰她，“你演戏还要他教？真笑话！”

“他对我有偏见，老是针对我，”蔡妮怒气冲冲，“我非要教训他不可。我要求老板换导演！”

月亮本来默默卸装，准备抹去化妆品便回家喝汤，听蔡妮这样说，心里不安。

“对呀！老板最疼你，告他一状。”珠珠推波助澜，“戏开了不久，现在换导演还来得及，我们这儿哪一个没受过他的气？大家说是不是？”

月亮走过去，低声对蔡妮说：“蔡妮姐，不要换导演，其实吴导演很有才华，就是严格些……”

“你干吗替他说好话？”蔡妮瞪她，“他是你情夫？”

“怎会？不过吴导演说过，大家尽力拍好这套片，拿去参展的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没尽力？”蔡妮的指甲差点戳到她的面皮上，“小吴偏心，你场场戏他都OK，哼！你就以为演技好，甚至比我好？呸！其实你的表情一共六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让你演梦诗是他们全瞎了眼！你也配？你凭什么？”

“她凭貌美！”珠珠呵呵笑。

“她靓，就她一个靓，人家叫我蔡美人，是白叫的？”

“她年纪轻呢！才十九岁嘛！”

“年轻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没有年轻过？年轻就可以杀人？”

“吴导演见她年轻，演得不好就原谅她，影龄浅，新人呢！”

“新人就不该演梦诗，”蔡妮不屑地向月亮翘翘嘴，“我看

她八九是勾搭上小吴，小吴为她把角色争取回来的！”

“没有！我和吴导演根本很生疏，除了拍戏，根本没私下说过半句话！”

“勾引男人不一定要说话的，”蔡妮上下打量她，“别瞧她挺纯情的，勾搭男人，她可是老手，连王子乐也被她迷死了，这女妖精好厉害……”

“你怎能这样说，你怎可以这样说……”月亮流下眼泪来。

“我偏要说，小妖精，姣婆，”她迫过去，“你敢把我怎样？嘿！”

华坚过来，把月亮拉开：“蔡妮，你是前辈，何必跟新人一般见识？”

“什么前辈，我很老吗？我二十五岁很老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千万别误会，谁不知道蔡妮小姐年轻貌美，我是说你演技好，成就大，月亮跟你比，太渺小了。你根本不用理会她！”华坚做好做歹，把她们拉开。

“对！这种小妖精根本不配跟我说话。珠珠，我们去吃饭……”

华坚把月亮所有的东西提在手里，把她送上自己的汽车。

月亮一路上没说话，委屈！华坚开了轻音乐调和气氛，月亮关了，他便不敢再哼半声。

“月亮，还生气？吃东西吧！”他们在间幽静的餐厅。

“她太过分，实在太过分。”

“蔡妮这个人的确很过分。她拍过几部卖座片，女明星当中，她片酬最高，所以她很骄傲，专摆架子，要人人顺她，

不然便破口大骂或是冷言冷语，单单打打。我们都不敢惹她，怕她烦，”华坚边喝汤边说，“刚才她骂吴导演，你出来制止她，她就把气发在你身上。”

“吴导演是个好导演，我真怕把他换调，所以才忍不住求她。你知道我一向不管闲事。”

“吴导演要求高，一直想拍高水准片，他是好导演，人人都知道，公司也不会因为蔡妮发脾气便换人，所以，你根本不用为吴导演担心！”

“不会的吗？但珠珠说老板疼蔡妮，会换掉吴导演。”

“老板疼蔡妮，更疼钱，他若没眼光今天也不会成为影坛巨子之一。你入行时间太短，一年都不到，有很多事情，你是不知道的！”

“或许我太无知。其实我和吴导演非亲非故，没必要为他和蔡妮斗嘴。我承认太多嘴，骂我几句无关系。但她不应该骂我小妖精，专勾搭男人。我勾搭过谁？”

“她骂你小妖精，与今天吴导演的事情无关！”

“但她骂了，骂了好几次，我不喜欢她骂我小妖精，我又没损她！”

“这个你最好去问你的王子乐！”华坚阴恻恻地笑。

“什么？和王子乐有关？”月亮紧张地问，“今天他又不在场！”

“王子乐是影帝，入行也五六年，几乎全部A级亚姐都和他拍过戏，你问他，他会把蔡妮的为人全部告诉你。”华坚一番好意地说，“不过，你还是不要去惹蔡妮，因为你太善良，她阴险，斗下去，吃亏的到底是你。等你做了影后，你接拍的片都不要她，便可以出一口乌气。”

“影后？遥远啰！以为人人象王子乐一套片就捧个影帝奖。我以后还是少惹蔡妮！”

“这才高招！还不太晚，我们去看场电影？”

“好呀！”月亮快一点吃她的牛扒。

反正今晚王子乐拍通宵戏，回家一个人很闷，去看电影，可以散散心。

华坚送月亮回家，月亮开了门，里面暗沉沉，由于她今晚拿着连戏的衣服，她便开了灯。

玉姐坐在客厅梳化一角打瞌睡。

月亮放下东西，走过去，摇了摇她：“玉姐，很晚了！还不睡？”

“等你呀！”玉姐眯起眼睛看钟，“你这么晚才回来，去了哪儿？少爷打了七八个电话回来！”

月亮吐一吐舌头，拉起玉姐，推她进去，玉姐走了几步说：“少爷叫我炖了鲍鱼鸡汤在桌上，你一定要喝。”

月亮现在才记起昨晚她和王子乐有言在先，她马上打电话给王子乐，一连打了几次，对方没声响，看样子王子乐正在拍戏，无线电话关上了。

她回到卧房，抛下手袋，人伏倒在床上。

人有点倦意，迷迷糊糊，突然一串电话铃声音，她跳起来拿起电话。

“喂！乐！”

“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不怕人担心吗？”王子乐薄责她。

“我早回来啦！差点睡着了！”

“早回来了？我半小时前打电话回来，玉姐还在客厅等门，现在已经两点钟了，就爱说谎。你六点收工，为什么到

两点才回来？跟谁玩乐去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啊！今天我被蔡……总之说来话长，等看见你才告诉你。我被人辱骂好凄凉，工作人员请我去吃饭散心，他们玩超人枚，玩晚了！”

“谁欺负你，告诉我！”

“是个女人，你没奈她何的，算了，只要你相信我今晚没回来吃饭不是贪玩就够了！”

“喝了汤没有？”

“啊！倒出来了，挂上电话马上喝。”

“你明天的通告……”

“我明天早上休息，第三班才有我的戏。你呢？”

“今晚拍通宵，明天休息。我回来和你去喝早茶！”

“好呀！我很久没喝早茶了！”

“王子乐打光……”那边有人叫。

“轮到我了，炸药已装好。你喝了汤马上睡觉，早上见！”

月亮乖乖地喝了汤，洗澡睡觉。

月亮一觉醒来，张开眼，看见王子乐穿条白皮长裤，草绿图案毛衣，背床站在窗前。

“乐！”她跳下床，走过去伸出双手，从背面抱住王子乐，脸儿贴在他的背上，“回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王子乐一手拉开窗幔，一手把身边的报刊扔到后面：“你自己看！”

月亮揉揉眼睛，打个呵欠，脸仍贴住王子乐，含糊地念着：“‘华坚、月亮戏假情真，昨晚挽臂携手看午夜场……，

哎！乐，你是影圈人，怎会相信这种煲水新闻？”月亮说着。

“本来我应该不相信，但你昨晚六时收工，两点才回来，这六个钟头，你去了哪里？”王子乐拉开月亮的手，拍了拍报刊，“你昨天告诉我，有人欺负你，工作人员拉了你去吃饭散心，他们还猜枚，谁知道你却和华坚吃过晚饭挽臂携手去看午夜场。你为什么老是向我说谎？我们之间连坦诚相向都做不到？……”王子乐越说越气，坐在椅里交抱着手，眼睛望向窗外天空。

月亮在他身边蹲下来：“我骗你，是怕你不高兴。我承认昨晚是华坚见义勇为帮了我一把，拉了我去吃饭，他见我不开心，便提议看电影散散闷。乐，我和他只是吃饭、看戏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什么挽臂携手，都是他们编出头条来吸引读者，我和华坚没有做过。”

“你为什么总是戏假情真，戏里戏外分不清楚？”

“我说过戏假情真是他们编出来的！”

“我认为有根据，不完全是他们造谣。你演第一套片，戏里你只不过是妹妹，你也可以爱上我。如今，你和华坚演情侣，日久生情，戏假情真是绝对有可能的！”

“你为什么拿华坚来跟你比？”月亮拉他的手，摇他的臂，他象个铁甲人，“你是我的偶像，我的梦中人。你英伟俊逸，名成利就，华坚跟你比，差一截，我会爱上他，除非是白痴。”

“你心花，贪新忘旧，喜欢换画！”

“你怎可以这样骂我？我是一心一意对你好的，我和华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被人欺负，他扶我一把，我们去吃顿饭，看场戏罢了！”月亮推他一把，鼓起腮坐在另一张皮椅

里，“你回来就为了一段煲水新闻大发脾气，我昨天被人侮辱，你问都不问，你根本不关心我，只会呷干醋。”

“给导演骂了是不是？”他语气回软。

“给导演骂的是蔡妮，啊！蔡妮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王子乐一怔，表情颇为尴尬：“你一直说是我的影迷！”

“但我不是蔡妮的影迷，她的事我怎会知道？”

“影迷当然关心偶像的生活动向，你每天看报刊的娱乐版、八卦周刊，都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新闻！”

“我家里没订购中文报刊，我爸爸和两个哥哥都不懂中文，至于八卦周刊，我是住进来才看的！”

“你对我一无所知，还说是我的影迷！”

“我是。你演的戏我最少都看三次，那还不是影迷？”

“你对我过去的事一无所知？”王子乐走过来坐在她对面。

“怎会一无所知？比如你是影帝，又拿过许多奖，片酬最高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。”月亮调皮地用双手拍拍他的脸，“不吃醋了！”

“怎不！”王子乐装生气地捏她一下，“别再和华坚单独去吃饭看戏。”

月亮知道他不生气，就乐，伸个懒腰：“我好饿，去喝早茶！”

“喝早茶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啐！十二点，你应该叫醒我嘛。不怕，还赶得及吃中饭。”她从椅上起来，“通告还没有来？”

“来了！五点至十点。今天我没有戏，可以送你上班，接你收工。”

“太好了，吃过午饭还可以看两点半。”月亮开心地蹦跳

进浴室，笑声还在她背后散发。

王子乐为她铺床折被，这些工作，他在英国留学时做惯了，喜欢什么都整整齐齐，相反，月亮的东西常乱放，有时散满一房衣服，她完全不懂家务。

但，月亮最难得的是纯真、胸襟广，不会斤斤计较找麻烦。可能她真的年纪轻，入娱乐圈的时间不长，她天真乐观，做人不够圆滑，甚至不知好歹。但，人缘却很好。她对人又好，不分男女，因此王子乐才又喜又惊。

王子乐根本好矛盾，一方面，他希望月亮尽快成长，不要那么孩子气，但是，又怕她感染了娱乐圈的恶习，连人都将改变了，变得奸诈、狡滑。

今天拍外景，蔡妮没有戏，吃午饭时，白莲坐到月亮身边，一起吃饭盒。

白莲在《春之梦幻》里饰演大家姐秋诗。真人也比较成熟，象大家姐，虽然戏开拍了不久，但她对月亮印象好，视她为妹妹。

“听说那晚蔡妮把你大骂一顿，这几天她都有戏，我不敢问你！”

“都是我不好，我自己多事，惹她生气。她只不过和导演闹意见，我替导演说了几句话，她就发火了！”

“说真的，吴导演是个好导演。他要求严格，挑剔些，也是为大家好。戏拍出水准，受欢迎，对每一个演员也有好处。说不定还有人拿个什么影后影帝，导演一点功劳也没有吗？换掉导演，开玩笑。”

“蔡妮姐是我前辈，本来她教训我几句，我是应该忍了